

文註貫
通聯讀

繪圖白話四書

文註貫通聯讀

國語四書

吳榮題



序

四子書猶天經地義也自

清季革新以還被阨已久

承學之士咸侈尚新學遂

幾束閣然彼歐墨士大夫

轉競相侈譯而崇信之誦

習之其故何哉良以四子
之學上貫天人下綜萬彙
大而治平之績小至格致
之精蘊之為道德為學問
發之為言語為文章事事
物物靡所不賅固包括今

以	不	義	學	理	日
國	易	詞	不	物	所
語	了	旨	相	理	謂
註	解	稍	背	化	修
解	則	深	謬	學	身
而	信	青	也	諸	文
通	有	年	惟	科	學
其	之	學	微	而	歷
奧	固	子	言	與	史
義	非	或	大	新	地

不可爲蒙懷斯志久矣祇
以人事牽率苦力不能逮
頃者碧梧山莊主人以是
稿來索序于蒙披讀一過
不禁額手爲今之學子慶
盖本朱子之註以國語之

體相引伸而淺釋之旦注
文一貫隨口成誦尤足兼
講解誦讀二者之功而一
之是誠啟發後學之津逮
也自今以還其庶幾無童
而習之至皓首不能解之

至聖先師孔子像贊

清濁有氣 剛柔有質 聖人參之 人極以立 行著習察 舍道莫由 惟皇建極 惟后綏猷 作君作師 垂統萬古 曰惟堯舜 禹湯文武 五百餘歲 至聖挺生 聲金振玉 集厥大成 序書刪詩 定禮正樂 既窮象繫 亦嚴筆削 上紹往緒 下示來型 道不終晦 秩然大經 百家紛紜 殊途異趣 日月無晦 堯嚮可暗 孔子之道 惟中與庸 此聖此理 千聖所同 孔子之德 仁義中正 乘桴之好 根本天性 席幾夙夜 易哉令圖 淵源洙泗 景陶唐虞 載應庭除 式觀禮器 摘毫仰贊 心焉退企 百世而上 以聖爲歸 百世而下 以聖爲師 非師夫子 惟師於道 統天御世 惟道爲寶 泰山巖巖 東海泱泱 孺高萬仞 夫子之堂 孰窺其藩 孰窺其徑 道不遠人 克念作聖

撰贊者

清聖祖康熙



繪像者

唐吳道子

後學袁蘊伯謹摹

◎ 宗 聖 曾 子 像 贊 ◎

洙泗之傳 魯以得之 一貫曰唯 聖學在茲 明德新民 止善爲期 格致誠正 均平以推 至德要道 百行所基 纂承統緒 修明訓辭



▲ 撰贊者 清聖祖康熙

▲ 繪像者 唐吳道子 後學袁蘊伯謹摹

◎ 述 聖 子 思 子 像 贊 ◎

於穆天命
道之大全
靜養動察
庸德庸言
以育萬物
以贊乾坤
九經三重
大法是存
篤恭慎獨
成德之門
卷之藏密
擴之無垠

△ 撰贊者 清聖祖康熙



△ 繪像者 唐吳道子 後學袁蘊伯謹摹

◎ 述 聖 子 思 子 小 傳 ◎

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逮事孔子而學於曾門。世不廢業。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不悅。命攻子思。子思曰。文王拘於羑里。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而作春秋。吾困於宋。而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而作中庸。中庸一書。其中言智仁勇。言費隱。言誠明。言天道人道。非深入聖人之奧。不能達於心口。則子思之學有淵源於中庸乎見之矣。至若薦季音而不病其爲農。言苟變而不棄其所短。論柳若之不可以財禮觀。表公儀之不可以爵祿餌。凜一裘之不受。謂卯二之無傷。彼蓋不敢毀道而求容。不爲家貧而受禮。不爲薦賢而循名者矣。以故繆公稱好賢之主。亟問亟饋鼎肉。求與之友而卒不可得。其凜然節概。有超出尋常萬萬者。及于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惑之。子思曰。昔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其毀然守正又如此。其斯爲聖人之裔而不愧者歟。

編 著 者 清 臧 志 仁 訥 齋 氏

◎ 亞 聖 孟 子 像 贊 ◎

哲人既萎
楊墨昌熾
子輿闢子
曰仁曰義
性善獨闡
知言養氣
道稱堯舜
學屏功利
煌煌七篇
並垂六藝
孔學攸傳
禹功作配

▲ 撰贊者 清聖祖康熙



▲ 繪像者 唐吳道子 後學袁蘊伯謹摹

◎ 亞 聖 孟 子 小 傳 ◎

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也。魯公族孟孫之後。其父激公宜。母仇氏。歲三週而喪父。室三徙以成名。斷機以勗學。買豚以示信。子欲出妻。而以禮止之。子有憂色。而以義止之。皆母之訓也。賢哉母乎。孟子幼遵母教。長爲大儒。受業於子思。子思曰。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孟子既卒業。遊齊梁間。稱仁義以絕利萌。黜伯功而崇王道。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用孫子。諸侯東面而朝齊。天下方務於約從連橫。以攻伐爲賢。又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如騶衍。淳于田駢。慎到之徒。聚稷下七十六人。皆列上大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故天下皆見爲迂闊。而遠於事情。夫孟子幼學壯行。生平以天民大人自期待。知言養氣。終身以大成至聖爲依歸。堯舜湯武視其君。周召望散視其身。距楊墨。正人心。無父無君。與杞柳桮棬湍水之說而並攻。鄙儀衍。薄遊談。一縱一橫。與山高牧民乘馬之書而並斥。而且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尊德樂道。於興兵構怨之朝。而且千駟不顧。萬鍾不屑。三公不爲。秉禮守儀。於抵掌曳裾之世。故其仕不受祿。雖身係三卿之列。進退常綽綽而有餘。當其賓且兼師。縱不遠千里而來。窮達盡囂囂而自得。閑先聖。豈曰好辯。陳善道。志在匡君。夫豈沾沾於功利小補之所爲哉。而無如當世之知者鮮矣。所如不合。不得已。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嘗歎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於邱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於淵。高不出於邱陵。則跛羊步其巔。賢如孟子。雖老不得志。空言無補。而賴其言以守先待後。繼往開來。俾今之學者。皆知貴王賤霸。凡先王之大經大法。猶存什一於千百。故後儒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也。宜其登美富之堂。接洙泗之統。與顏子。曾子。子思。同配享於聖人也歟。

國語四書

●大學

此書名大學者以其載皆大人之學也
原在禮記中以記其博學可以為政也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

差矣

此係朱子述程子之言也其下聖經凡二百有五字乃曾子述孔子之言

曾子述孔子之言以為經而垂教於萬世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也曰人不可以不學聖人教人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又復開之以

大學之道

其道

何在

一在明明德

蓋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

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是也然以其理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然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其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性清者智而濁者

愚者賢而愚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具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達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克矣然而本體之明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必先之以下文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於小學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啟其明之端也夫繼之以下文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于身以致其明之實也夫既有以啟其明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在

新民

蓋所謂明德者本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信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

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惟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如下文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私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

在止於至善

蓋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

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取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不去此為教者所以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通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夫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矣然非先有

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其所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其所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故必如下文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知所止則方寸之中事事所當止之地也既知當止則物物皆有定理而后有定有定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后能靜

既心靜則無所擇於地而后能安安則日用之間從容暇裕而后能

慮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凡於修己治人而后能得

不過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而非實物而內外有本末知止能事而首尾有等級之相懸也合而言之明德新民兩物相對則有本末知止能事而首尾

終始既有本末終始則本始知所先後而進為則近於大道矣試言綱領中之條目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者不遽求之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不遽求之先齊其家國之本欲齊其家者不徒

先脩其身家之本在身也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欲脩其

身者必先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

其正心者必先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眾理而宰萬事者也人莫不有

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

欲誠其意者

必先致其知

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必各有其所以然之

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微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教雖欲勉強以致之而亦不可得而致矣故

致知在

乎即事觀理以格

夫物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也若夫

物

格

矣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

而

后知至矣

知既至

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

而后意

誠意

既誠

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

而

后心

可得

正心

正

則身之所處不至偏於所偏

而后身

可得

脩身

既脩

則表正乎一家

而后家

齊家

齊

則觀感乎一國

而后國

治

國

既治

則推及乎天下而后

天下平

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夫是八者功固不可缺而序不可亂矣然要而論之正心以上皆所以

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故上

自天子

之貴下

以至於庶人

之賤

壹是皆以脩身

為本

天之明命有生所同得非我之得私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

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豫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已事之當然而預求所以脩其身以正其本清其源哉是故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差等若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